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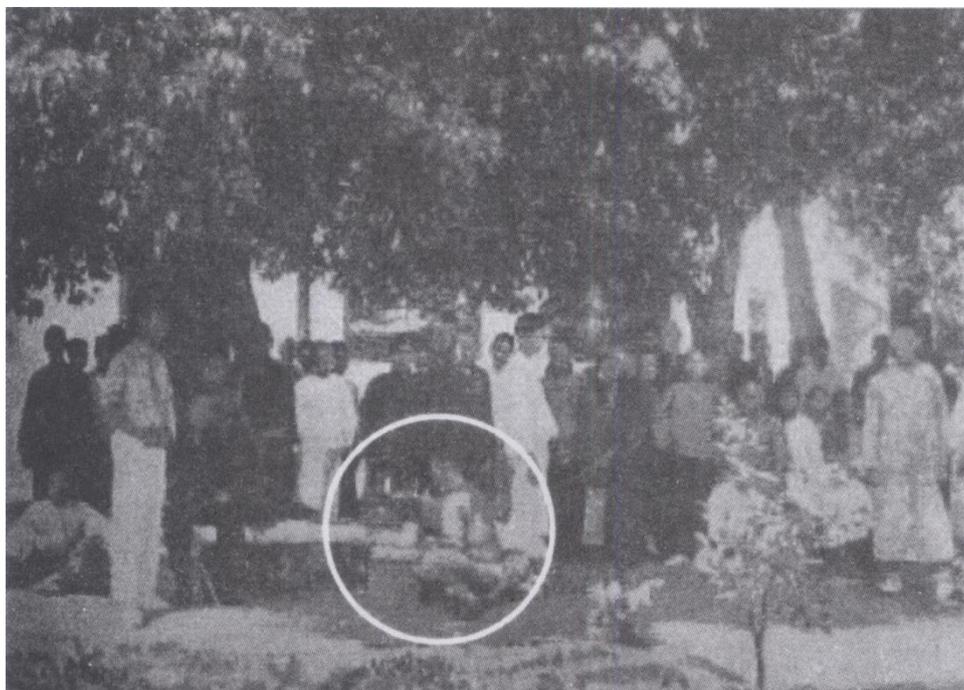
从封闭院落寄出的书简（二）

——来自北海麻风院的消息

麻风院里的年轻病友

李俊昌进入麻风院时是一位年轻的患者，他个子较高，是一位衣冠整洁的文化人。院里也有一些比他年轻的病友，但他们大多是文盲。他寄出和收到的书信很多，这让他和生活在在一起的年轻病友很感兴趣。他在1933年写的一封书简对这些趣事是这样描述的：“集邮不是病友们的嗜好，但是，一封贴有外国邮票的来信毫无疑问地将激起大家的兴趣。一天，邮差除了给我送来常见的一堆报纸外，还有几封信件，其中一封来自英国。有一位新来的病友，由于脸部变形（受麻风杆菌侵蚀所致），平时特别害羞且沉默寡言，现在强烈的好奇心使他忘记了羞怯，他问那封贴有奇异邮票的信从哪里来。在得知信来自英国时，好奇心促使他继续追问。例如，他闹不明白，信怎么可能来自那么遥远的英国，他也无法理解，像笔者这样的中国人又与那个赫赫有名的国家有什么关系。在这位充满好奇而又头脑单纯的年轻人看来，‘东就是东，西就是西’，因此，他就自然想象不到这‘两者’怎么能够联系在一起。”

李于是和这些充满好奇心的年轻病友讲《圣经》中耶稣的故事，然后讲东方和西方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，西方传教团是如何帮助北海建立医院的。



麻风院内的病人在听无线收音机（白圈内为一位病人在开收音机），左一前头高个子病人（穿白衫裤者）为李俊昌。

李在书简中还讲述近期(1933年间的某一时期)麻风院接收好几位新来的年轻患者的情况，他写道：“朋友们或许有兴趣知道，我们近期接收了好几位上述情形的病友，

他们多数是十几岁的男孩，聪明、乐观、积极向上。他们在较短时间内就快乐地安顿了下来，而且信心十足，相信在几年内他们就可以康复出院。在医院里，他们既学习阅读和书写，也学会做许多有趣而且有意义的事情。可以想象，假如这些人没有机会获得基督教的慈爱和同情，他们将会在较短的时间内身体变形，无助无望，过着最恐怖的生活。最后一位住进医院的是个女孩，她声称自己19岁，脸色苍白，个子矮小，一副病容，从外表看，人们会把她误看成只有十二三岁。刚在医院呆了几个星期，她的情况就发生了十分惊人的良好转变。这是一个非常令人乐观的病例，我们信心百倍，相信她的身体状况会不断转好。”

麻风院主要是治疗麻风病，但有些病友也患有眼疾的，院里的医生都尽可能给予治疗。李在书简中是这样记述的：“虽然多数病友的健康都比较好，但也有好几位状况比较差。有几位视力不好，刚入院的一个男孩患有近视，医院为他提供了适度的眼镜，让他能看清周围的一切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，‘看东西清楚了十倍’。但另外一些弱视的病友，由于麻风病的严重损伤，医院却无能为力。其中一人完全失明，而且麻风病已进入晚期，他的状况确实令人怜惜。他会认字，但由于神经遭到损伤，手指已经失去感觉，已经不能学习盲文。尽管这些残疾给他带来许多不便和障碍，人们却极少听到他抱怨。这位不幸的兄弟承受严重痛苦的勇气，证明他拥有能够理解一切的宁静心灵。”

李在书简中还特别提到通过基督教友们的慈善捐助，得到一台无线电收音机，这是当时北海稀有的，长期与世隔绝的病友们将建立起与外界的联系。

麻风院将迁址市郊新址

20世纪30年代前期，麻风院因和市区近在咫尺，广大市民害怕传染而意见很大。于是，这一辖区的甲长与商绅联合呈文，向合浦县政府和广东省民政厅告状，要求“出示严禁，把麻风病人驱逐出境”。在这关系到麻风院存亡的紧要关头，李俊昌写了一书简，从其内容可看出，此书简是寄往英国安立间教会的。先是把麻风院的医疗和传教的成果一一罗列，然后把存在的问题也如实反映，最后婉转地提出，希望远方的基督教朋友，继续给予北海麻风院“慷慨的关心和一如既往的支持”。（早在1890年，英国安立间教会便为北海麻风病人的安置和治疗创建了基金会，得到众多海外基督教朋友的支持）。1935



麻风院的一位病人在缝制衣服。

年至 1936 年间，在广东省民政厅、合浦县政府，以及“国际麻风病救济会上海分会”和“英国圣公会”的支持下（后两会负责整个迁院费用），使麻风院将搬迁到市区远郊白屋新址。

有朋将自远方来

1935 年冬，北海麻风院双喜临门。喜事一，在国内外有关团体和部门的大力支持下，麻风院获准迁址，从封闭狭窄的旧址将迁到开阔且充满阳光空气的新址；喜事二，在此大喜的日子里，众病友最为敬爱的柯达夫人不顾年迈之躯，从大洋彼岸的英国再次乘船来到北海，与病友们一起共庆麻风院迁址。